

《少年吔，安啦！》30年修復版紀念專刊

Oct. 2022

[004]



手槍，煙硝，  
永遠的  
臺灣少年

高捷走過的情義表演路  
徐小明導演重溫時代之作  
廖慶松談最好的剪輯狀態  
王振愷致敬《少年吔，安啦！》  
因奉淺談電影音樂專輯

+PLUS

國家影視聽中心修復工程  
關於電影，你可能不知道的小知識

隨刊附贈《少年吔，安啦！》設計海報

in

影視聽生活誌

＊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以下簡稱國家影視聽中心）擁有電影膠片兩萬多部、電影電視廣播相關文物將近四十萬件，是保存影視聽文化資產的國家級機構。自二〇〇八年起，中心除典藏外，也執行數位修復等關鍵業務；至二〇二二年為止，已有高階數位掃描三百二十四部、合作修復七十六部及自主修復十九部電影的成績。然而，膠片有其保存期限，面對片庫中數以萬計且經歷歲月痕跡的膠片，讓我們每天都和時間賽跑，希望保存並修復更多的文化資產。此外，除了積極保存，如何讓過往年代的共同記憶可以活化，讓不同世代的人有機會認識與回憶，甚至產生共鳴，更是中心責無旁貸的任務。

《少年吔，安啦！》是許多影迷引頸企盼修復的電影，今年適逢電影問世三十週年，國家影視聽中心透過數位修復計畫讓這部經典重見天日，也是我們回應民眾共同記憶的一份心意。

經典黑幫電影《少年吔，安啦！》誕生於臺灣社會初臨解嚴的九〇年代，在時代潮流中許多創作者不斷探索與嘗試新的題材與觀點，以突破框架的思維重啟文化內容的新領域，讓臺灣文化產生不同的張力與爆發力，也讓電影發展史留下精彩的軌跡。回顧《少年吔，安啦！》的上映過程，雖然遇上被新聞局列入「限制級」的景況，但是堅強的製作團隊與演員陣容，加上新臺語歌運動的音樂人聯手打造電影原聲音樂，讓這部電影在民眾的口耳中相傳不輟，這也是影迷期待修復的重要原因。

三十年後，國家影視聽中心轉型為行政法人，肩負起國家影視聽文化資產之典藏、修復、研究與推廣的使命，並極為榮幸地邀請到多位當年參與製作的前輩影人參與數位修復工作並重行體驗修復後的成果。這對團隊而言是非常難得的經驗，修復不再只是單向的還原與重建，而有更多互動與對話的可能。本期希望帶領讀者重新認識當年參與這部電影的前輩影人，透過導演徐小明、剪輯師廖慶松與演員高捷的專訪，讓大家一起重溫年代記憶的豐富；而影評人王振愷與樂評人因奉的專文，也引領我們進一步體驗這部電影的縱深。最後，我們珍惜這次寶貴的修復經驗，因此在本期中也透過修復團隊的訪談，讓大家一起窺修復的歷程與不同視角的精彩。

「手槍，煙硝，永遠的臺灣少年。」希望您也會喜歡本期的《IN影視聽生活誌》，一起徜徉在文化記憶中！

執行長

李智仁

發行單位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董事長 藍祖蔚

執行長 李智仁

副執行長 林佳慧

陳德齡

督導 李佳蓉

何品萱

行政 毛致新

地址

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

文藝路 2 號

電話

02-8522-8000

網站

www.tfai.org.tw

執行製作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編輯 王聰威

副總編輯 許俐威

執行主編 江柏學

設計指導 陳怡聚

視覺設計 李岡樺

廖婉茹

廣告執行 洪梅華

地址

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

同路一段 369 號 1 樓

電話

02-8692-5588

網站

www.unitas.me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十月

出版資訊 004 期

本期封面

牽猴子 / 圖片提供



修復



少年



Plus+

09 安啦！小知識 陳沛妤

34 《少年地，安啦！》小海報



臺灣電影



03 影視聽手帖 李智仁

32 影視聽快訊

週六 U 三電影：到臺中新光影城睇電影  
敬永恆的時空旅人：克里斯馬克回顧影展  
10/27 世界影音遺產日

66 TFAI 會員

06 封面故事 手槍，煙硝，永遠的臺灣少年

08 有情有義，一路相挺：  
《少年地，安啦！》與高捷的表演路 蔡曉松

20 人生如戲：  
《少年地，安啦！》的共時、雙面與致敬 王振愷

26 重塑時光的記憶工程：  
專訪徐小明導演 曾貴麟

38 青春不止、剪輯不停：  
剪輯師廖慶松談《少年地，安啦！》 林諺廷

46 在還原影迷的時代記憶之前：  
《少年地，安啦！》影像修復團隊  
——蔡孟均、趙百祥、徐庭珮 陳沛妤

54 始終有人聽：  
《少年地，安啦！》電影音樂專輯三十年 因奉



# 手槍，煙硝， 永遠的臺灣少年

《少年吔，安啦！》30年修復版紀念專刊

找一個無聲的所在  
把自己輕狂的靈魂安置其中  
點煙，任由時間燃成一抹塵埃  
少年，你真正上厲害  
不在乎這世道公不公平  
少年安，少年耶，安啦！  
少年耶，安啦！  
在你的世界，你就是巨大的存在  
親像電火柱仔立正站好  
即便生活有時顛倒  
有時迷惘落魄  
有時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只想著趕緊賺錢，四處討回公道  
滿腹的心酸用刀刮  
命運的安排，遠看像做了三十年的夢  
我們都是未曾醒來的  
一個夢中人

安啦！小知識

陳沛好／整理  
現為獨立藝文工作者。關注主題為影像藝術、電影藝術、跨文化藝術、數位藝術、動植物藝術、靈魂與自然等主題，文章散見各藝文平臺。

《少年吔，安啦！》是高捷第一次飾演本土黑道大哥角色，也是他後來幾十年被牢牢記住的形象。

# 有情有義，一路相挺

## 《少年吔，安啦！》與高捷的表演路

蔡曉松／採訪撰文・Gelele Lai／攝圖

一九九二年坎城影展「導演雙週」閉幕片，臺灣黑幫電影代表作《少年吔，安啦！》4K修復版，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TFAI）主持下修復完成，經製片人張華坤生前授權、遺孀簽約，衆多推手協力促成，終於讓這部影迷口耳相傳的地下經典，以下片後就未曾有過的鮮活樣貌，與新世代的觀眾見面。上映前夕的宣傳馬拉松，如今已為「教父」級別的高捷親自坐鎮，重新連結這個在三十年前奠定他經典銀幕形象的作品。

夜晚的西門町，一整天的宣傳行程，在高捷身上沒有看見絲毫疲態。年輕人來來去去的愜意酒吧，或許是因為茄子蛋MV〈浪流連〉裡的回頭浪子，又或是《角頭2：王者再起》（2018）、《角頭：浪流連》（2021）的貴董，只要被年輕影迷認出，還不等對方開口，高捷就已經熱情地上前寒暄，幾句之後，還不忘提醒，「《少年吔，安啦！》4K修復版，七月八號上映」，要拉這些當年尚未出生的年輕觀眾，一起走進電影院欣賞《少年吔，安啦！》。

宣傳火力全開，高捷親力親為，重視程度絕不亞於新片，想問他為何如此賣力？也是還未問出口，他就已經先說，《少年吔，安啦！》意義重大，為了紀念提攜他入行的張華坤大哥，他卯足全力，在所不辭。表演路途漫漫，青春時的熱情，打磨成電影裡槍響的火花。紀念老前輩先行，一路走來，始終情義相挺。

一九九二年，是高捷表演生涯的早期階段，他在一九八七年以侯孝賢導演、張華坤製片作品《尼羅河女兒》初登大銀幕，訪談期間，最常向媒體說起的故事，自然就是初見侯孝賢導演時，侯導那句，「你長得很像艾爾帕西諾（Al Pacino）」，而他回，「你不是第一個說的啦」。

有次去探朋友的班，高捷到虞戡平《孽子》（1986）劇組閒晃，準備等等再去旁邊的舞廳跳舞，沒想到就在拍攝現場碰上張華坤與侯孝賢兩人。「侯導最近要拍電影，你把你的故事講給他聽」，聽到張華坤的指示，高捷原本也是輕鬆應付，「沒有甚麼故事好講啦，但我開了個咖啡廳，不如隨時來喝咖啡。」沒想到，侯導之後真的一個人揹著背包，來店裡找高捷喝咖啡，於是，兩人開始談成長環境、談家庭背景，高捷慢慢把人生故事一五一十向對方傾訴，「之後，他邀我去演電影，我原本是不太有興趣，對表演沒有熱情，但他們還是繼續來喝咖啡，咖啡多喝了幾次，我開始覺得跟這些哥哥姊姊相處起來很舒服，慢慢改觀，就試試吧。那時候覺得自己不會表演，但是，後來我們當然就知道，侯導就是要找非專業演員來表演，抓到自然的感覺。」

認識製片張華坤，來自家庭淵源。高捷的大哥年輕時做西餐廳廚師，又在電影圈裡打燈做燈光助理，張華坤則是道具出身，兩人有點情誼，也都是在一起在南機場幫走跳的外省人。「我媽媽煮得一手好菜，張華坤常來我家做客吃飯。後來，我大哥車禍過世，在告別式上，我看到坤哥來致意，他那時候在片廠受傷，拄著拐杖也要來，哭得一蹋糊塗，我那時候才知道，他們交情這麼深厚。」再碰見張華坤，對方已經是電影公司老闆，高捷有次帶女生去西門町看電影，被張華坤碰到，「來把天皇啊？」感到特別親切。

後來，高捷又陸續嘗試許多電影演出，不只是侯孝賢鏡頭下的臺北都會青年，一八八〇、九〇年代之交的高捷，演過肺癆公子，也演過鐵血捕頭；演過坐監流氓，也演過溫情好爸爸。「我的第二部電影是但漢章導演《怨女》（1988），我在東區一個餐廳，坐在但漢章對面，他說，『嗯，高捷你這個眼神，適合演二爺』，結果我一收到劇本，哇，二爺是個瞎子，導演也是很風趣啊？」講起往事，笑得開懷，《怨女》由張愛玲同名小



開拍前徐小明請高捷去「紅玫瑰理髮廳」剪額頭前庭兩側側往裡剃的「三本頭」，再花一整天畫了半件紋身，確立電影中的造型。



高捷在片廠受傷，拄著拐杖也要來。



說改編，取《金鎖記》概念，高捷在裡頭詮釋身患軟骨症的盲人二爺，與當時的香港巨星夏文汐對戲，「那時候拍床戲，我很驚慌，反而人家就大氣許多，也是從她身上學到一種大方的表演態度。」

「我在邱剛健的《阿嬰》（1990）則是演一個撞鬼的捕頭，那時候演縣老爺的是柯一正，我還記得，他在戲裡對我連聲大吼，『斷念』。」談起早期的電影經歷，高捷坦承，現在想到，不免都有點不滿足。如果重新再來，可能很多都可以做得更好，「我對柯一正導演也有點不好意思，想到他的《娃娃》（1991），那時候我跟涂善妮對戲，是一部很輕鬆歡樂的電影，但我的表演痕跡還是太重、太用力，如果現在讓我再拍，可以做得更好。」回憶過往，活靈活現，儘管有點遺憾，也是色彩斑斕。

### 本土兄弟江湖氣 懵懂少年二三事

緊接著，《少年吔，安啦！》問世，奠定高捷明星形象，呼風喚雨的黑道

大哥，年輕時一戰成名，就靠電影中「捷哥」尋兄弟血債、快意恩仇的一聲槍響，還有標誌性的凶狠形象，「那時候，在紅玫瑰理髮院，寸頭、山本頭剪下去，再上紋身，整個感覺對了，本土兄弟，帶點日本色彩。演完之後，十部戲有九部要找我演大哥」。

為求真實，徐小明導演當時帶高捷與眾演員到高雄沙仔地見習，高捷回憶，當時印象深刻，是先發現南部江湖人物與北部的「外省兄弟」，在形象上是截然不同，「我們在北部玩，當然多少有認識一些兄弟朋友，但南部兄弟的應對氣氛就不一樣，他們腰桿隨時都挺直，隨時都在較勁，比得就是一口氣」。電影拍完過後幾年，高捷再到南部拜訪，沒想到當初拜會的大哥已經不在上位，飯局地點下了檔次，大哥的寸頭也頭髮花白，不由得心生感慨。

電影中，兩名少年北上尋訪捷哥，最後失風，捷哥要出手營救，卻沒了下文，從當年舊報紙影劇版底下的觀眾意見，直到今時今日高捷的社群媒體底下，不時都還會出現熱心入戲的





觀眾抱怨兩句：怎麼「捷哥」這麼心狠，沒有出馬相助兩名懵懂少年，離開悲劇命運？「其實，當初是有拍這一段，把後續發展講出來。我跟我的兄弟莫利準備出發營救，還坐在車裡面，子彈就已經打進來了。拍攝當時很緊張，『少年哋，不安啦』。」這段情節後來沒有剪進正片，高捷認為也算合理，把原本說死的故事留白，保留空間，「但真的別再說是我出賣他們了，哈哈。」

講起《少年哋，安啦！》的幾場好戲，高捷也點出，電影開場，由柯受良飾演的老大在海產店遇襲，開頭一場戲，氣口渾然天成，眉宇間又精準捕捉檯面下的連連暗湧，「明白人其實就知道，因為現場演小弟的，其實都是黑家班（柯受良特技班底）成員，柯受良現場演得這麼自然，當然也是有這層關連，你看他的眼神還有動作，就是大哥要擺出樣子給下面的看。」另一場特別要談的戲，就是辦桌的刺殺戲，「有次我跟坤哥、侯導，一起去蔡秋鳳弟弟的壽宴，現場氣氛很好，坤哥突然就有個聯想，把刺殺戲安排在辦桌，氣氛本土，味道很對，後來觀眾也喜歡。」

最重要的是，《少年哋，安啦！》，一代經典，片名怎麼來？高捷回憶取片名的過程，要講少年，又要講毒品，「那時候有一家店，叫做『下港哋羊肉爐』，坤哥看著招牌就發想，『下港哋、少年哋？毒品，來個雙關語，安啦……』，所以就叫做《少年哋，安啦！》。」談起拍攝往事，信手拈來都是典故。

當然，不只有自己參與演出，《少年哋，安啦！》的兩位重要女角色，魏筱惠與張以涵，也都是當時高捷推薦進入劇組的友人。魏筱惠之後尚有繼續出演侯導作品，飾演「小琪」的張以涵則淡出電影圈，高捷也表示，後來較少與張以涵聯絡，但如果還有機會，也想跟她說聲道謝，「當時片酬不算多，她的演出尺度很大，也有許多人用有色眼光去看。只能說，感謝她當時這麼挺我。」電影裡，林強與羅大佑客串演唱〈大家免著驚〉，迪斯科、撞球，臺北年輕人的夜生活縮影，則在高捷投資的「Whisky Agogo」拍攝。「當然，這部電影的音樂更經典，伍佰當時是倪桑（倪重華）在帶，他的第一場公開表演，也在我的俱樂部，我那時候是直接一疊現金



當年製片張華坤為讓被列為「限制級」的《少年哋，安啦！》能放寬到「輔導級」，曾兩度請社會學者專家、文化觀察者吳民意代表召開公聽會，但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電影處婉拒。



張華坤和柯受良





推到他面前，請他來表演」，回憶往事，出錢出力，電影亦留下生活的一段紀錄。

除此之外，高捷也透露，譚志剛與顏正國其實不是《少年吔，安啦！》的最初人選，「那時候電影剛開拍第一個禮拜，坤哥有點不滿，覺得拍不出來，台詞味道也不對，整部電影一度要停拍。」之後的轉捩點，就是侯孝賢以監製身分坐鎮現場，再把兩位「少年」主角年紀換小，才有了現在看到的演員陣容。

### 跟對老大 三十年來的情義相挺

廖桑笑笑回答，「捷哥，現在有行情了。」在別人那邊沒得到的尊重，侯導這邊都給足了，自然死心塌地，跟定這個老大。

《少年吔，安啦！》拍完，高捷繼續跟著侯孝賢、張華坤闖天下，也在各種作品中顯現江湖風範。一九九四年，循著張華坤推薦，高捷還參演日本名導演三池崇史的黑幫電影《修羅的啟示：保鏢Miya》（修羅の黙示録 ボディーガード牙，1994），「我那時候在九份陰陽海拍攝，動作戲拍到我手臂都是淤血，下了戲，我要帶他們去廟口吃小吃，一碰到演對手戲的日本演員，才

知道他也痛得不得了。」高捷回憶，張華坤對預算把握精打細算，又會說日語，場景、選角、協拍，都一把罩，自然成為日本電影在臺灣製片的不二人選，「三池崇史前幾年拍《初戀》（First Love，2019），顏正國跟段鈞豪都參與演出，戲份不少，都是坤哥推薦給三池崇史的。」

九〇年代中期開始，高捷也往香港發展，接拍香港導演李仁港的《94獨臂刀之情》（1994），「李仁港小時候就開始學畫，他碰到我的時候，遞給我一本畫冊，請我務必幫忙轉交給侯孝賢導演，我回去就跟侯導說，『老大，這是我去拍戲的導演要我給你的。』」談起合作導演對侯孝賢的推崇有加，高捷也笑得得意，之後跟林嶺東拍《高度戒備》（1997），原本印象是他個性火爆、所有香港演員都怕他，但林嶺東每次跟他聊天，總是客氣有加，「他會問我，你老大（侯孝賢）最近是不是還好啊？有甚麼新動作啊？」在江湖闖蕩、暢行無阻，言談之間，高捷謙虛將榮耀歸給侯孝賢導演，「就是我跟對老大啦」。

講起銀幕形象，高捷的語氣則更從容自在。徐克拍《順流逆流》（2000），伍佰演殺手圓夢，自己跟著去演飛虎隊長，也是當仁不讓，「爾冬陞後來拍《新宿事件》（2009），

要找臺南幫老大，我當然也是第一人選。」要跟成龍對戲，原本擔心動作戲打不來，沒想到成龍在電影裡演的是偷渡客，沒有太多功夫，自己反而比成龍更狠。黑幫角色這麼多，也有一些角色，高捷如今不太願意再談，講到當年拍《十大槍擊要犯之殺生狀元》（1993），標榜詮釋槍擊要犯陳新發故事，轟動一時，儘管殺氣驚人，高捷如今則不太認同，「殺生還要當狀元？我其實不覺得那是對的」，商業電影宣傳的戾氣，對現在漸趨佛系的高捷已是負擔，「現在拍電影，還是希望能給年輕人一點省思，歹路毋通行。」

在「大哥」的形象之外，高捷也有許多其他角色深獲好評，《流浪神狗人》（2008）、《一席之地》（2009），高捷分別與陳芯宜、樓一安兩位編導合作，以地方宗教小人物的形象深獲人心。《流浪神狗人》，讓他獲得二〇〇八年第二屆亞洲電影大獎的影帝提名，可惜輸給同年以《色·戒》（2007）入圍的梁朝偉，「輸給偉仔沒話講，我那時候在會場碰到他，

就跟他開玩笑，偉仔，你把我影帝拿走，以後有你沒我啦，他也是很親切，『高大哥，結婚都還沒恭喜你，怎麼這樣說』。」

「表演就是一個態度，不斷精進，碰到新血，也互相指點交流」，二〇一七年，高捷演出《林北小舞》，更有銀幕形象集大成，量身打造的意味，在大哥裡看到柔情好爸爸。「陳玫君導演也非常出色，我在拍片現場，也幫忙她帶年輕演員，教大家要聽導演的話」，高捷笑說，《林北小舞》裡面也有一段致敬《少年吔，安啦！》顏正國拿鴨頭的片段，就把一切接起來了，「那時候有跟坤哥打招呼，坤哥也很大方，就說一句，『拿去用』。」

「坤哥跟侯導，完全是當年的前行者，那時候的戲，現在也演不出來了」，談完表演，繞一大圈，最後還是講回對坤哥的尊敬，全力以赴，紀念坤哥在天之靈。

訪問接近尾聲，時間已經趨近深夜。時間越晚，西門町的酒吧生意倒是越熱鬧。原本空蕩的樓層，也在不知道何時開始就已經坐滿一桌桌的年輕客人。店長很應

景，用音響放一首伍佰唱的《少年吔，安啦！》，店裡的客人也窸窣窸窣，三不五時望向捷哥這桌，時而有人興奮地跑來要求合照。

趁著訪談結束後，用餐間的閒談，捷哥起身四處串門子，不時指著店家張貼的電影海報，善盡宣傳工作。「是新片嗎？」高捷向年輕的粉絲解釋，「不是新片，是一九九二年的《少年吔，安啦！》，4K修復版，七月八號上映！」去看電影吧，三十年走來，當年來西門町看電影的高捷被一眼發掘，如今已成影壇教父，招呼年輕人走進電影院。

去看電影吧，畢竟在西門町，這裡有年少的熱情、有「不只是懷舊」的文化根性，也有九〇年代臺灣電影人拼搏奮鬥的痕跡。一路相伴，步步前行。

\*原文刊載於《放映週報》715期

蔡曉松

一九九五年生。從事電影評論與相關文字工作。曾任二〇二一TIO影評人協會推薦獎評審，文章另見於《報導者》、《鰐電影》、《聯合文學》等媒體。自二〇二三年四月起擔任《放映週報》主編至今。



顏正國自四歲起因緣際會從演員訓練班進入電影圈，演出侯家寶早期許多電影，頗受好評，與臺灣知名藝人張小燕、陶大偉、鳳飛飛等都有過合作演出。

「滿腹的怨氣不知從哪掏  
／日子的傷痕給我強欲哭  
／敢是我的命像一支草  
／安怎打拼攏無比人較豪  
／少年哋，安啦！……」  
由歌手伍佰創作、演唱的  
〈少年哋，安啦！〉持續在  
不同世代樂迷間傳唱著。  
如果將時間退回到經典誕  
生的一九九二年，這首歌  
源自於徐小明導演、侯孝  
賢監製的同名電影主題  
曲，電影配樂由所屬公司  
真言社負責人倪重華邀集  
吳俊霖、林強、Baboo  
樂團等新人參與，其中吳  
俊霖就是伍佰的本名，這  
也是他發行首張個人專輯  
前的初次啼聲。



# 人生如戲

## 《少年哋，安啦！》的共時、雙面與致敬

王振愷／撰文・蔡正泰／攝影（牽猴子／劇照提供）

電影原聲帶被時代流傳下來，但影片的命運卻相當多舛。當年在上映前遭行政院新聞局以「描寫黑幫火拼尋仇，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為由禁止在電視上播映，在製片張華坤奔走下爭取映演級別從「限制級」改為「輔導級」，終究沒爭取成功，仍以限制級上映，最終票房不理想。更離奇地，電影中的兩位主角顏正國因吸毒犯罪而銀鐐入獄、譚至剛隔年車禍意外而英年早逝，戲如人生的巧合更為《少年吔，安啦！》增添了傳奇色彩。二十多年來，只要提及「少年吔，安啦！」只能從歌曲中想像電影情節，或是在未經授權的地下管道以粗糙的影像畫質被流通。二〇二二年適逢電影問世三十週年，經國家影視聽中心啟動數位修復計畫，終於讓這部經典重見天日。本文將從當代的視角重新回望這部貼近臺灣九零年代的重要作品，瞻前顧後連結起幾部黑幫、青少年電影代表，從文化背景與文本互文嘗試思考《少年吔，安啦！》不同時代裡的共時、雙面與再見。

侯孝賢覺得譚至剛長得很像混血兒，直呼他為「阿兜仔」，於是在電影《少年吔，安啦！》裡的暱稱就叫「阿兜仔」。

### 共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少年吔，安啦！》在敘事上可分為兩條軸線：開頭聚焦從北港來到瑞芳的小高（高捷飾演）身上，他在柯角頭（柯受良飾演）被表弟阿文（李興文飾演）槍傷後決定為老大展開報復行動，小高回到家鄉摺人，卻意外將兩位少年小剛（譚至剛飾演）與阿國（顏正國飾演）捲入無法收拾的殘局中。電影用大人世界的複雜對比著兩位青少年的單純魯莽與血氣方剛，他們在旁模仿小高的行為同時也惹事生非、引火自焚。

在《少年吔，安啦！》上映之前，楊德昌導演剛交出同樣聚焦青少年族群的大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兩位導演都用了很大篇幅在建構青少年所面對的時代處境及其家庭結構，同個

時代的經典值得一同參照。《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改編自一九六一年震驚臺灣社會的未成年情殺事件，楊德昌用近四小時的片長帶出少年小四（張震飾演）牽連的外省家庭、封閉校園與臺北幫派等複雜的人際網絡，從中牽引出美援帶來的西方文化、日治時期遺留下的現代化痕跡、國民黨制定的各式政策，從中管窺戰後初期臺灣混雜的社會樣貌。

其中演員譚至剛在兩部電影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他飾演出身外省權貴家庭的小馬，與小四一樣雖然都住在日式宿舍，但內部配置凸顯出兩人的階級差距，小馬既教導小四槍法也奪走他的愛人小明；在《少年吔，安啦！》裡譚至剛因五官較深被取名為「阿兜仔」，同樣身在外省家庭，因地處北港能講著一口流利的台

語，他準備隨母親移民美國，卻與主人翁阿國捲入幫派紛爭中。

譚至剛在兩部電影中都不是真正開槍拔刀的主角，而是個參與全局的旁觀者。《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沉靜內斂隱地揭露白色恐怖時代無以名狀的恐怖，《少年吔，安啦！》裡的大鳴大放呈現出解嚴後的自由狀態，卻更加凸顯出青年們的自我迷失。在《少年吔，安啦！》的結尾處由譚至剛念出的口白，一同道出兩部電影中對於時代殺人的惆悵。

### 雙面：《南國再見，南國》

「……痛這呢久 親像浮在無底的大海／趕緊找一個無聲的所在／一個真正無聲無息的所在／恬恬仔 一個人 哭悲哀」這首〈無聲的所在〉為《少年吔，

安啦！》片尾曲，由林強與侯孝賢合唱，歌詞中所謂的「那個所在」指涉著阿國死後前往的地方，逃離世俗的歸屬。對我來說這首歌像是一個預言，這個所在可能是阿國的家鄉——南國。

將時序向後推至一九九六年，由侯孝賢導演執導的《南國再見，南國》可以視作《少年吔，安啦！》的一體兩面。兩個主創團隊有部份重疊，同樣由廖慶松剪接、高捷主演、林強參與配樂製作，搭配主人翁的移动，拍攝場景同樣游移在臺北、嘉義兩地，但在色調上卻呈現出一則陰暗、一則光明。

高捷在兩部電影中都扮演流氓小高，雖然不是最高階層的角頭，但身邊還是有小弟跟隨。兩部電影中他都帶著兩個與他年齡有差距的青少年，從旁教導他們做人處事，卻也總是幫他們惹出的爛攤子收拾善後。不同於《少年吔，安啦！》的雙線敘事，《南國再見，南國》聚焦在大哥高捷的心境上，沒有太多的刀光劍影與逞兇鬥狠，反而多拍攝他的居家生活。他是所謂的三民主治世代，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照

顧，自己也正面臨中年危機，論及婚嫁的女友即將離他而去，一直在想的中國投資夢也都沒有付諸行動。

《南國再見，南國》敘事結構的鬆散呼應著主角們的遊手好閒，以及南方的閒散氛圍。其中在高捷旁的兩位青年阿扁與小麻花由林強和伊能靜飾演，他們出場時多半在嬉鬧遊戲，場景多配置在熱炒店、卡拉OK、山林等。他們兩人跟小剛與阿國屬於同個世代，沒有高捷那輩的責任感，他們身心自由、放蕩不羈，他們無父無母暗喻著臺灣的身世，一個被國際遺棄的亞細亞孤兒，在民主時代裡努力尋找自己的模樣。

再見：《少年吔，安啦！》的當代致敬

《少年吔，安啦！》與《南國再見，南國》延續著臺灣新電影的寫實風格，緊扣著一九九〇年代的社會背景，從中可以看見當時臺灣在經濟轉型下黑金勢力的地下運作，電影裡頭提及了二清專案、土地徵收介入、黑白兩道的關說文化等。我們

也看見青年人在充滿霓虹燈光下的孤獨和迷惘，在夜店酒吧鬧事後隔天得回到現實，他們仍舊會聽西洋音樂，但當時的偶像轉而是新台語歌和羅大佑。

《少年吔，安啦！》演職員表結束後的最後一幕以「再見」兩字收尾，這或許也是後續《南國再見，南國》出現的另一個預言。當時導演也從未想過來到當代能通過數位修復技術，讓《少年吔，安啦！》得以在大銀幕上與觀眾再次相見。這次修復計畫國家影視聽中心特別邀請李屏賓、廖慶松等人進行調光、調色的專業指導，讓這部呼應角色多以夜景拍攝的細節得以被看見；在聲音後製上，本片錄音師杜篤之重新找到他手上的原始母帶並進行5.1聲道的數位混音，讓這部當年號稱「首次採用杜比立體音效的國片」再次升級。

從電影修復宣告開始到正式上映，臺灣又掀起一波「少年吔，安啦！」的文化漣漪，皆以「致敬」經典作為號召：近年金盆洗手的顏正國重回臺灣影壇，持續導演黑幫電影類型。今年初他結合

自身作為更生人的故事自導自演《少年吔》，其中他拿著鴨頭長槍射擊的段落充滿著致敬意味，也能看見他承繼著新電影導演在黑幫電影的探索，在當代走出屬於商業片類型的路線。

另一個有趣的致敬是，原聲帶監製倪重華在三十年後再次邀集新生代音樂人，共同完成《少年吔，安啦！30週年致敬合輯》。專輯以當今流行的嘻哈樂風定調，透過多組創作人的視角進行這部經典電影的對話，這張合輯的結尾歌曲由禁藥王與栗子創作的〈最後一口氣〉，當中歌詞或許為這三十年的「少年吔」光陰做了最好的註解：「……錯也回不去 如果嘴不硬／希望能珍惜 那時候的你／最後一口氣／這是我的命／都人生如戲 錯也回不去／都人生如戲 錯也回不去」

王振愷


長期從事電影、當代藝術與南方藝文的獨立研究與評論書寫，並關注書寫與影像間的跨媒介，實踐一種獨特的策展方法。著有《大井頭放映電影》、《大井頭畫海報》、《光源下放電影》合稱為臺南映演史書寫三部曲；當代影像策展「赤坂當代記」、「觀光記」；電影文物策展「菲林轉生術」、「電影·有樂櫃」等。



# 重塑時光的 記憶工程

徐小明／口述 · 曾貴麟／撰文 · 蔡正泰／攝影（牽猴子／劇照提供）

## 專訪徐小明導演



上映歷經三十年，《少年吔，安啦！》4K 修復版再次於大銀幕上映，也列為二〇二二金馬奇幻影展片單之一，這部充滿年少的偏執與迷惘的經典電影，跨至現今來看，猶如打開了那段幽暗但真實的臺灣記憶，影片經過數位修復，捷哥舉槍怒視的震攝感依舊，阿國在天橋上大聲喧嚷的神采依舊，小剛滿懷話語的無助眼神依舊，重新在大螢幕播映，獲得廣大的迴響。本次特邀徐小明導演進行訪問，從原創導演的角度，談談跨別多年重溫時代之作的想法。

「整個數位修復的過程，工作團隊與我一直保持良好的溝通，我看到第一版的時候，立即回覆了修改意見，後來加入了當時拍攝備份的原音母帶，修復工作愈趨順利，最後回到臺灣看到完成版本，那一刻內心是無比激動的。」徐小明說：「三十多年後回頭看，製片人張華坤先生和監製的侯孝賢導演是非常天真的，那股『天真』並非貶抑，而是對於拍攝電影抱有最純粹的熱忱，沒有太多現實的經濟考量，支持著我用最適切的表達方式進行拍攝，達到我們各自心中想要到達的標準。」

看到修復片的當下，徐小明導演的記憶重新被開啟，回憶道：「每次侯孝賢導演在國際電影節歸國後，總會感嘆臺灣電影的技術設備落不足，相較於其他國家有小幅度的落後。《少年吔，安啦！》當時參加坎城影展，在影展前做了一系列技術測試，本來都沒有問題，也順利完成播映，不料回到臺灣籌備商業發行時，每天有大大小小的技術問題需要克服，甚至還要親自到各個戲院做檢查，竟發現大多數的播映設備都沒有更新，聲音沒有高頻與低頻之分，僅能用十分混濁的中頻呈現，放映機燈泡的碳金度也不夠，使得電影播映效果大打折扣，無法完整地將劇中想要營造的迷離氛圍好好展現，著實可惜。」

這次《少年吔，安啦！》的數位修復工程，完成徐小明的心願，將拍攝時每個鏡頭當中，苦心醞釀、打磨的表達韻味原汁呈現。同作為電影工作者，徐小明更能知悉整套工程的艱鉅，需要具備足夠的熱忱與耐心，直面底片處理每一幀畫面，找到妥善的處理方式，讓躺在膠捲裡的無聲故事，還原昔日的風華。訪談間，徐小明不時吐露出對影視中心的感謝。

## 靠近心靈的「悸動」

《少年吔，安啦！》有許多經典段落刻在影迷心中，除了阿國在臺北對空鳴槍，走入破曉的桀傲身影，還有小剛在幽暗的背景下，撥通老家的電話——那輕聲如耳語的徬徨求援，經由修復工作，影像與聲音有了更密合的焊接，角色唸出的對白具備空間感，疊加出這部電影特有的敘述魅力。

徐小明說，回顧時的心境，已經不能用「觸動」來概括，更是靠近心靈的「悸動」。彷彿回到拍攝每場戲的現場。他與我們分享拍攝時的點滴，當時與攝影師張惠恭先生合作，他希望用 Magic Hour（魔幻時刻）作為主要的視覺風格，劇組也明白這是艱鉅的挑戰，徐小明仍堅持美學風格的追求，與張惠恭先生雕琢每場戲場景內的光影，他說：「光線基本上已經定調，可以藝術性的微調，但無法它作為真實性的特徵。」也因此，片中保留了非常多的暗部細節，也藉由數位修復更立體的呈現，釋放暗部裡佈置好的蛛絲馬跡。

最令徐小明印象深刻的一場戲，是



當時離開電影圈一陣子的徐小明，回到出生地高雄經營餐廳，回歸故鄉和在地人交流，不再只透過電影畫面和文學文本去關注人群，而是直接涉入其中。

小剛與游安順在麵攤狹路相逢，情境設定是小剛剛歷經火拼後同伴死去的震驚，萌生出極為壓抑的情緒，混雜傷感與迷茫，面臨小混混游安順一再挑釁，隱忍直到爆發，在長鏡頭的等待下，徐小明導演與張惠恭先生臨著身體，近到能感受對方身體的抽動，一同凝視攝影機裡的畫面，完成這段寫實且刻骨的片段。

## 透過溝通了解創作與美感追求

「聲音」也是重要的載體，建構出這部電影的情境訊息。起初開始修復時，拷貝版本的音檔品質不佳，經過一番覓尋，幸運地找到了當初拍攝時 DAT 規格的母帶，加速了修復工程，修復的核心理念在於「修復如初」，修復人員需要與原作導演密切溝通，了解創作時的想法與美感追求，接著去處理色澤與聲音等細節。透過此次經驗，也凸顯了數位建檔與典藏的重要性，臺灣的氣候潮濕且悶熱，增加膠捲損害的機率，更加需要專業性的片庫用以保存。

徐小明本有搭建個人片庫，雖有常溫保存，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才發

現仍有受損跡象，這些損傷都可能影響到日後修復的難易度，徐小明特別向一同經歷膠片時代的電影工作者呼籲，若手中有珍貴的電影底片，建議儘快帶到影視中心存放，有專業的團隊協助管理，保留那些珍藏的時光片段。

除了影視作品方面的修復，國家影視聽中心期盼建構更全面的建檔工作，也包涵各個導演創作時期的筆記手稿、分鏡與紀念文物，試圖構築完整的臺灣電影歷史，將導演的創作脈絡加以梳理，對於日後的電影研究也是重要的一環，影視中心的職責核心在於「保存記憶」與「敘述記憶」，就像《少年吔，安啦！》的重映，讓新世代的青年們，穿梭時光，接軌當時某一部分族群的生命印記。

## 臺灣社會發展的關注與思考

縱觀徐小明其他作品如《去年冬天》、《夏日午後》和《望鄉》，更能發現他對於臺灣社會發展的關注與思考，以寫實的視線刻畫大時代下之人物，徐小明與我們分享，他原先是熱衷於繪畫創作，自欣賞了侯孝賢導

坎城影展首映非常成功，播放都沒有任何問題。但回到臺灣，設備先進的影廳都留給好萊塢電影，在其他影廳設備跟不上電影規格的情況下，《少年吔，安啦！》頻頻遇到了畫面過黑、聲音模糊等問題。



演的電影作品《風櫃來的人》之後，啟蒙了對於電影的認知，這影響日後鏡頭語言的創作方式，先回到自身最初初始的感受，透過視覺化敘述，調動觀者的生命經驗，一同思考角色之間的處境，搭建彼此對話的可能性。他說：「創作時，我需要相信自己的直覺，這份直覺是經過無數次描摹的知性哲思，融合內在積累的學識系統，這此基礎下，反應我想說的故事。」

徐小明說：「《少年吔，安啦！》也是我想映射出的社會現象，但總覺得少了更具象的指涉，上映過後，本來緊接著還有幾個拍攝計畫，但遭逢譚至剛（小剛）的事故離世，情緒上陷入了長時間的迷惘，甚至曾萌生放棄拍電影的念頭。」雖然事隔多年，言談間，仍可聽出語氣裡的波瀾思緒。之後他偶然讀到東年的小說《去年冬天》，「讀完小說，我突然有一種了悟，每個人都必須在不同生命階段與自己和解。」他說。

帶著這股意念，徐小明導演持續在電影創作的領域，實踐自身的敘述美學。不畏站在主流意識形態的逆向進行創作，一九九四年上映電影《去年冬天》，透過鏡頭重現了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回顧這項臺灣民主之路的重要歷程，歷史似乎未曾遠去，放置今時今日，仍能刺激人們思索這塊土地上的往事，誘發觀者思考時代的來歷與去向。電影作為文明的流動膠囊，期盼每個戳記都能留在光陰的風景，而數位修復是一種盤點、也是一種招喚，讓每段娓娓道來的故事，不輕易被忘記。

#### 曾貴麟

一九九一年生，宜蘭人，淡江大學中文系，東華華文創作所畢業，曾任微光詩社社長，創辦淡水藝文誌《拾幾頁》，現任《花蓮青年》主編，作品有《夢遊》、《城市中的森林》，策劃文字攝影展《5小時區》，聯合文學《Narwhal的房間》線上語文文學課程講師，曾獲臺北詩歌節影像詩獎、後山文學獎、金車現代詩獎、二〇一九年優秀青年詩人獎，作品入選二〇一八年度詩選。詩集《人間動物園》之管理員，溫柔地失職，只能一再釋放。

## 週六Chill電影

到臺中新光影城瞧電影



◀ 喜歡音樂電影的觀眾，千萬別錯過今年最後一季的 chill 電影！詳情請見 QR code。

「週六 chill 電影」七至九月以「氣

味」為主題，與 LFP 香料香水實驗室合作推出《阿飛正傳》、《花神咖啡館》及《王牌冤家》等多款電影主題香水。為了讓更多觀眾一起體會電影的感官體驗，十月開始除了在莊國家影視聽中心，也與臺中新光影城攜手，把節目搬到臺中上映。

十至十二月的主題為「音樂」，精心挑選三部音樂性十足的電影：《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由美國作曲家 Sufjan Stevens 譜寫包括《Mystery of Love》的三首原創歌曲，並選用坂本龍一的《M.A.Y. in the Backyard》及《Germination》；《重慶森林》裡大家熟悉的經典西洋名曲 California Dreaming，以及由王菲翻唱 The Cranberries 《Dreams》的電影主題曲《夢中人》；《猜火車》則是許多影迷心中最經典的音樂電影之一，諸多英國電子舞曲與英式搖滾全盛時期的經典歌曲都收錄在電影中。

LFP 香料香水實驗室

Laboratory of Fragrance & Perfume

為個人化香水之創作專業平臺，協助您設計個人訂製之香水。品牌團隊由香料化粧品學之專業職人組成，幫助消費者在個人開發時，了解調香方向與標準化，提供個人客製化香水、氣味設計及訂製香氛等相關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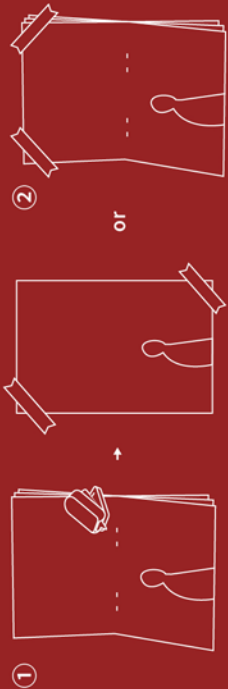


- 1 臺北松菸門市  
 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12 號 ☎02-27657272
- 2 臺中綠光門市  
 西區中興一巷 8 號 2 樓 ☎04-23015682
- 3 臺南兌悅門市  
 中西區信義街 112 號 ☎06-2212356



訂購週六 chill 電影  
七至九月電影主題香水，  
請向門市洽詢。

《少年吔，安啦！》海報正確拿起方式



方法① 將騎馬釘辦直，小心地取出海報。;

方法② 刊物微開即可。:D



# 敬永恆的時空旅人

克里斯馬克回顧影展



五角大廈的第六面



來自西伯利亞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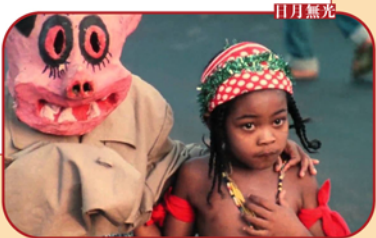
第五級別

影展時間

10/22 (六) - 30 (日) 臺中中山 73 影視藝文空間

12/09 (五) - 25 (日) 國家影視聽文化中心

對電影的觀眾來說，很難錯過這位千面作者，他是一位擁有多重身分的藝術家，他從事影像創作，同時也是詩人、評論家。創作生涯相當多產的克里斯馬克累積了豐富的文字與影像作品，也大大增加了選擇影片修復機構在修復與放映單片的困難度，因為幾乎無法完整回顧他全部的影片，於是修復單位將重點放在他作品年表中所呈現出的多樣性，包括他最知名的作品，也包括他與他人合作完成的、較為激進的、具有紀念性價值的作品。二〇二一年和二〇二二年這兩年是克里斯馬克的出生百年和逝世十週年紀念，希望能透過這次單元中選映的八部影片，反映出其作品的豐富性，並且再次喚起人們對這位影像時空旅人的其他作品產生好奇與興趣。



日月無光



紅在革命蔓延時



巴黎橋上的貓

「安啦！」初剪版的《少年吔，安啦！》將每個角色的劇情都做了鉅細靡遺的交代，但導演徐小明和監製侯孝賢決定將主線聚焦在兩個少年的改變，最終上映片長是廖慶松所剪輯的一〇六分鐘。

# 青春不止、 剪輯不停

剪輯師廖慶松談《少年吔，安啦！》

林諱廷／採訪撰文・VJ／攝影

「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少年吔，安啦！》這幾十年來最好的狀態。」

廖慶松的語氣堅定而自信。





安啦！

已逝資深製片張華坤早在一九九九年就將《少年吔，安啦！》底片捐贈給國家影視聽中心，在完善的保存環境下讓這部電影得以在品質良好的底片基礎上進行修復。



## 不求回報才有新浪潮

廖慶松，臺灣資深剪輯師，從業五十年、剪接過數百部電影，人人尊稱他一聲「廖桑」。一九八二年，「臺灣電影新浪潮」由《光陰的故事》揭開序幕，彼時進入中影製片廠任職不久的廖慶松，在技術、觀念上與萬仁、楊德昌、侯孝賢、曾壯祥等一票新浪潮導演一拍即合。自此，廖桑不只成為侯孝賢的御用剪輯師，在許多新浪潮作品中也都能看見他的身影，也因此被稱作「臺灣電影新浪潮的樑母」。

「不求回報才有新浪潮啦。」訪談還未正式開始，廖桑便拋出這樣一句感慨作為開場白，或許也可說是為至今（2022）年正好滿四十週年的「臺灣新浪潮」所下的註解。

的確，可預見的政治審查、票房失利，沒能阻止這批滿懷理想的電影工作者投入對臺灣電影的革新，但終究不免為臺灣新浪潮的迅速衰頹埋下伏筆——《光陰的故事》發行五年後的一九八七年，《臺灣電影宣言》發表，普遍被視為新浪潮結束的象徵。

然而這並不代表新浪潮就此宣告終結：一九八九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一九九一年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作，俱是承襲新浪潮美學風格、且廣受好評的代表之作。

與此同時——在步入「後新浪潮」的九零年代初期，另有一部「形式」貼近新浪潮、強調社會寫實，「題材」卻十分「類型」的異色電影橫空出世——那便是《少年吔，安啦！》。

## 從「類型」走向「藝術」

「你自己想看看，你覺得《少年吔，安啦！》裡面，誰的戲份不見了？」廖桑故作神祕。

黑道、毒品、槍枝、仇殺，充滿令觀眾血脈賁張的類型元素，為何最終《少年吔，安啦！》卻長成一首在躁動中迎來毀滅的青春輓歌？

「原本高捷的戲份很多，完整交代了他復仇的過程，但最後監製侯導（侯孝賢）選擇把重心放回兩個少年身上。」廖桑娓娓道來《少年吔，安啦！》當年的故事。

當年導演徐小明人在高雄，經過製片張華坤和監製侯孝賢的多次遊說，終於答應拍攝。最終徐小明便以侯導的劇本為靈感，加入自身在高雄和黑道往來的親身經



安啦!

當年侯孝賢想藉由《少年吔，安啦!》把顏正國拉回電影圈，已故影片推華坤也自掏腰包推動他上健身房，盼透過運動、拍戲，讓他脫離沉淪廢爛日子。

歷大幅改寫，完成最初版本的《少年吔，安啦!》。

廖桑說，初版片長超過三小時，以全知視角描寫一段黑道血淚史；兩個少年被捲入大人的仇恨，不幸犧牲。但在初版入選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後，侯導認為既然是坎城影展，就該多點藝術性；於是廖桑大刀闊斧，三個小時剪去一半，將大人間的恩怨情仇，改寫成一道從少年視角出發的、混沌不安卻又生猛鮮活的青春印記。

「也有很多人看完初版之後念念不忘，但現在想想也看不到了，因為那時候的底片都已經被我拆掉了。」廖桑笑著說。

### 剪輯，是服務於導演

至於為什麼監製對導演的作品可以說剪就剪？廖桑也分享，以業內的習慣來說，新手導演通常不具備「Final Cutting」的權力，「就連李安，也是拍了三、四部電影，人家認可他之後，才有資格在最後參與剪接。」因此在最後關頭把關剪接走向的，便是監製；監製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俗氣點說，就是為了確保電影投資方的獲

利。「也可以這麼說，藝術片可能是導演制，但類型片通常就是監製制。」廖桑如此總結。

但夾在導演／監製或老闆中間的剪輯師是怎麼想的？難道剪輯師只能聽命於其中一邊，而不能有自己對電影的想法嗎？對此，廖桑有一套自己的原則：「剪輯本來就是服務於導演嘛。」以《少年吔，安啦!》來說，廖桑當然有自己偏好的版本，但這樣的剪法能不能賺錢？那可就不一定了。因此，還是得回歸到整個產業的分工模式和市場機制。

「沒用到的鏡頭也不會可惜啦，因為拍得最好的我覺得都已經放進電影裡了。」廖桑倒是看得很開。

### 從剪輯到修復的為與不為

對於《少年吔，安啦!》的市場反應，廖桑的看法或許並非後見之明。一九九二年，《少年吔，安啦!》在國際影壇和藝術電影取向的坎城影展大受好評；回到國內、在電影的現實層面——票房上，《少年吔，安啦!》卻表現慘澹。

不只如此，《少年吔，安啦!》在當時

不惜成本嘗試新技術，例如以杜比立體聲混音製作、遠赴日本沖印底片等，這些領先時代的電影呈現，卻因臺灣多數放映院的設備過於老舊，而無法被觀眾看見，最終黯然下檔。

然而，經過三十年醞釀，昔日鏡頭冷冽記錄下的黑道風華、年輕生命力，終於化為陳年美酒，漸為世人所知；罈中沁出的醉人香氣，不單是影像自身的魅力，也是帶領觀眾一窺舊日風景的暗語。

而廖桑從當年的剪輯師，到今日協助4K數位修復工作；從當年參與製作的「釀酒師」，到今日將美酒端上影迷桌前的「侍酒師」，身分、工作內容的轉變，箇中心情又是如何呢？

「一直都是很志忑吧。」廖桑說。剪輯、修復，甚至在《少年吔，安啦！》以外的電影，不論什麼樣的工作內容，廖桑總是戰戰兢兢，生怕出了差錯。

廖桑總說，剪輯師就是電影「最後的守門人」，是大家吃完燒餅後「留下來撿燒餅屑的」；當剪輯完成，通常也就代表電影準備發行；換句話說，在剪輯時，電影有任何缺點，都必須在剪輯室裡挑去——剪輯師的巧手，甚至能改變演員給觀眾的

觀感：「有兩個二線演員，被我剪過之後就變成金馬影帝咧！」謹慎動刀後的結果讓廖桑很是滿意。

另一方面，在《少年吔，安啦！》修復時，廖桑提供建議的「調光」工作，也對電影敘事、牽引觀眾情緒有深遠的影響。廖桑以他同樣參與其中、近期國家影視聽中心即將推出修復版的《油麻菜籽》為例：電影結尾處太陽高掛空中，底下街道卻是一片漆黑，像是希望逐漸隱入黑暗；然而依電影結尾前的劇情，這顆 ending 鏡頭應該是充滿希望才對——原來是以前底片感光度不佳，導致底片暗部細節沒能完整呈現。

但這是否代表修復時就該盡量調亮、去除底片噪點雜質等等，將電影調成符合現代審美的樣子？答案顯然沒有一定，這也正是廖桑感到志忑之處：究竟是該善用現代機器，賦予舊電影屬於新時代的樣貌；或是該保留舊電影中的瑕疵，創造舊日的氛圍呢？如何在二者間達成平衡，恐怕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這是廖桑永遠的課題，或許也正是推動他一次次讓手中電影變得更加動人的動力。

匆匆三十年，從票房失利，到以4K

數位修復之姿重返院線、吸引大批影迷「朝聖」，廖桑認為，三十年後重看《少年吔，安啦！》，電影的最大價值還是在於寫實且生動地記錄下彼時臺灣的黑道世界，以及充滿力量、非常「powerful」的少年——我想，《少年吔，安啦！》之所以還能感動新世代的影迷，正是因為躁動的青春永不止息

而廖桑的剪輯人生，也還在繼續。

林謙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沒有在看電影的時候，通常在按按快門、寫寫字。養了一隻叫做Friday的青蛙，可以在ig @fridayfilm0703和@fridaycinema0703找他(或牠)。



廖慶松剪輯初版的片長其實有二個小時，現為106分鐘的版本，是因為為保護原片最後提出的觀點，希望少幾分商業性，多幾分社會寫實，讓鏡頭更安頓在兩個少年的成長、家庭和成長。

# 在還原 影迷的時代記憶 之前

陳沛妤／採訪撰文·蔡正泰／攝影（牽猴子／劇照提供）

《少年吔，安啦！》影像修復團隊：蔡孟均、趙百祥、徐庭珮



## 蔡孟均

從擔任中央大學一〇七藝術電影院放映師開始接觸電影膠卷，二〇一五自國立中央大學天文所畢業後，進入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擔任技術專員，負責電影膠卷數位化、數位修復，與數位典藏的相關工作。參與了電影中心最初自主數位化與自主修復，並建立起數位修復實驗室的工作。二〇一九年前往慕尼黑的巴伐利亞電影公司旗下單位擔任數位服務技術員，負責膠卷數位化，數位修復與輸出的任務。於二〇二一年重回國家影視聽中心，擔任膠卷修復組組長。

## 趙百祥

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計系畢業，在中影時期短暫接觸到膠片沖印方面的工作，後續隨公司調配職位開始學習並參與電影數位修復相關工作。二〇一八年到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工作至今，目前個人參與過包含委外案件的電影影像數位修復大約有五十部左右，包含 35mm、16mm 等規格並處理過各式素材如原底片或拷貝片的數位修復專案。

## 徐庭珮

傳播相關科系畢業後，進入後期製作公司的領域，從事廣告 CF、MV、劇情長片的調光工作一段時間後，轉入電影修復的新環境中，接觸與以往不同的調光面向，持續摸索新舊片之間的平衡點。目前參與製作的電影修復片有《空山靈雨》《大甲媽祖回娘家》《獨立時代》《魔法阿媽》《天邊一朵雲》等。

二〇二二年臺灣影迷最興奮的，莫過於臺灣經典黑幫電影《少年吔，安啦！》以數位修復完成之姿，在大銀幕上重演，除了彌補當年未曾在臺灣順利放映的遺憾，更讓許多看過的影迷在電影院以更好的品質回味當年的感動。

國家影視聽中心最早於二〇一三年，以臺灣經典電影數位修復計畫向文化部申請經費，正式開啟長期的數位修復規劃，透過膠片掃描機和其他數位化的方式，將影像轉成數位檔案。在此之前，許多電影都需要委外義大利博亞修復所和日本 IMAGICA Lab，幾年間陸陸續續委派修復師到世界各國進修，終於在二〇一七年確立整個數位化和數位修復，並在國家影視聽中心獨立出來，成立數位修復組。

一九九三年正在籌拍《少年吔，安啦！》續集，身為男主角的譚至剛因而繼續留在臺灣等電影開拍。並在臺北公館開設「好萊塢果汁吧」，販售原版電影海報、明信片以及果汁。

### 數位觀影經驗下的影像修復準則

影像修復基本上有三階段，先是膠片的整飭，護理後掃描為數位檔，最後進入數位修復，和調光、聲音結合。過程需要瞭解修復的片材種類以及膠片的歷史脈絡，以此判斷需要修復的地方和適合的修復方式，也需要熟知修復的標準、方法和使用工具。

一開始收到《少年吔，安啦！》底片時，先確認底片和聲片的長度跟市面上流通的版本是否完整一致，有無丟失的畫面等。或許會有人把底片的某些畫面

剪掉，或插入廣告，整飭人員必須確認底片的版本狀況。幸好，《少年吔，安啦！》本身的膠片狀況良好，沒有特殊到無法處理的部分。

調光方面則是參考顏色的相關資料，先調出一個大致的色調。一般影片修復在判定過程中，畫面裡的白天和黑夜是最重要的依據，有時不一定能判斷何時是黃昏、白天或黑夜，如果單看市面上流通的DVD素材，就可以知道電影的時間軸，根據時間再調整日夜、室內室外的色調。

《少年吔，安啦！》困難在於，調光

師沒有找到準確的、沒有褪色的參考素材，網路上的版本顏色不一致、市面上流通的DVD看起來也不若想像中的色調，所以需要倚賴當時參與拍攝此片的前輩們協助，來調整顏色，但介入的人越多，顏色的變化就會越大，更加難以選擇。

數位科技日新月異，影像呈現在技術上與視覺效果上大為進步，觀眾觀看影像的習慣有所不同。如何判斷修復後的影像是否到位？或是因應現代的觀影習慣稍作調整？修復師表示基本上會傾向還原影片原本的樣貌，盡量不去更動膠



片的質感，不會爲了現在所謂的數位觀影調整影像效果。然而有些情況是，以前的影人重新再看這個作品時，可能會產生新的想法，此時就會討論是否需要調整，例如膠片質感、粒子、光影等。但盡量避免重新剪接或更動畫面，影像修復的原則，基本上仍是文物的保存再利用。

調光師認爲，若修復片是影人沒有參與的狀況下，她會參考過去保留的素材來調光，偏向以前舊有片子的色調。如果修復有前輩影人提供建議，就會依循他們的意見來修改，雖然常常遇到觀眾表示跟當初原片的色調不同。

修復總是有兩方的拉扯，一開始調光師會傾向保留過去質感，觀看修復片就是爲了體會跟過去相同的感受，後來漸漸能理解前輩影人的心情，過去創作的影人以現代的角度來回顧修復片，心底會興起想要滿足當年無法做到的技術的渴望。因此仍須判斷每部影片的情況來調整。

### 影像文物還原與溝通的藝術

影像還原可以分成四階段，第一階是創作者想要的效果；第二階是記錄在膠卷上的狀況；第三階是膠卷放出來的情形；第四階則是觀眾看到的影像。很多時候如果針對單一素材做修復，包括接點、在素材產生當下就已經存在在膠片上的髒污、刮痕等，那些不用修復到非常完美，也可以讓片子維持「製作時刻意造成偏藍」的狀況，保留素材的特性。

即使可能被視爲不完美，但無論是原創團隊或是觀眾，都會希望修復的程度再突破一點，盡量減少因爲技術、沖印

等造成的特色。影像修復團隊必須在這四個階段裡面，取得平衡點。如《少年吔，安啦！》根據原始素材做出一個版本後，原創團隊可能會希望調整，團隊再透過二次拷貝的片子取得修復倫理和原創團隊間的平衡。

特別是，《少年吔，安啦！》在前輩影人看過後，仍覺得有些膠片的粒子掃描後太明顯、顆粒太粗，在以往的觀念裡會認為這是一種特色，因為當初使用的拍攝片材，加上拍攝環境的條件比較差，在數位檔上呈現出來顆粒感會比較明顯。當初李屏賓覺得這部分是可以調整的，在參考他的意見後，團隊試著降低片子的粒子存在感，讓畫面看起來不要過於粗糙。

在調光階段，廖慶松喜歡日常生活普通的亮度，李屏賓則認為亮就是要很亮，暗就是要很暗，刻意強調亮暗分明。兩人意見分歧，對於調光有是不同的感受想像，後來製作方看完後接受了李屏賓的建議，選擇一個跟當年差別較大、顏色較飽和的色調。

### 臺灣修復影史的劃時代前進

團隊表示，其實修復上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只是《少年吔，安啦！》有其歷史特殊性，這部傳說神片，其實真正看過的人不多。藉由這次機會，讓這部片重現在觀眾眼前，讓更多人知道，所謂的數位修復和老電影是什麼樣貌。此外，從修復片的成果來看，票房開創現象級的銷售佳績，對臺灣及國家影視聽中心的電影修復服務產生極為有力的推廣。

另一個面向則是，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從開始修復到現在已經累積六十幾部片，大部分修復片的播映都是藉由影展特映播出。《少年吔，安啦！》是第一部回到院線、造成熱潮的臺灣修復片。之前《魔法阿嬤》銷售成績已非常不錯，但《少年吔，安啦！》把臺灣修復片又推向另一個高峰，這讓權利人更有信心把片子交給團隊修復。之前偶有遇過權利人要求團隊支付權利金，在經費不足的狀況

有兩方意見拉扯時，最後由導演徐小明定奪，於可接受的範圍內進行調整。就觀眾的觀感而言，《少年吔，安啦！》是修復原底片，若觀眾當初觀賞拷貝片，感受將會有所不同，這就是素材上的差異，原底片保留比拷貝片更好的質感。電影修復的目標偏向還原過去的樣貌，不同於以前工作團隊接觸廣告或劇情片，譬如導演想要鬼片或是天氣晴朗、陰森的氛围，就能因應狀況調整畫面。

數位修復則不允許，它要趨近於舊影片的質感，只能做局部的微調。《少年吔，安啦！》算是年代較新、保存狀況較好，膠片裂掉、霉斑、化學質變跑到畫面上等狀況的也少。

但《少年吔，安啦！》在顏色上，有些片段則出現閃爍問題，可能是膠片不小心曬到太陽或保存不當的緣故。修復時，如果硬要把閃爍的狀況完全消除，反而會突顯人工的痕迹，這是數位修復技術的特性。此時必須取捨，修復只能做到某個程度，無法要求完

下，案子無法進行下去。

影視娛樂產業本身就是營利的架構，並非純藝術不討論利潤，電影能否數位化、能否修復都會牽扯到許多權利歸屬和資金的運用。國家影視聽中心此刻仍有大眾持續敲碗的修復片單，有時不是團隊不願意修復，而是沒有權利、甚至有些權利人會阻止團隊進行數位化。

《少年吔，安啦！》的成功是說服權利人的例子，如此一來，臺灣修復電影的趨勢才有未來可言，不僅是對當年的電影創作團隊提供相當大的鼓勵，增加權利人的參與意願，最重要的，無疑是廣大的影迷們能有再次在電影院，重溫當年美好回憶的時光與機會。

陳沛妤  
現為獨立藝文工作者，觸及藝評、報導、攝影、藝術行政、策展助理等相關執業，畢業於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的影像美學組，畢業論文探討數位藝術與表演藝術的結合並成為當代數位藝術與劇場表演的全新語彙。兩度獲得臺北數位藝術節數位評論獎。關注主題為影像藝術、電影藝術、跨文化藝術、數位藝術、動植物藝術、靈魂與自然等主題，文章散見各藝文平臺。

美。如果放映時注意到有些片段呈現藍黃藍黃的顏色交替，這就是閃爍狀況沒辦法修復的地方。

若技術上無法執行到很精細，最後會決定保留原片的缺陷。就影片本身來講，《少年吔，安啦！》夜景較多，又有分室內和戶外的夜景，從修復師的角度來判斷，黑夜中的黑不會走到死黑，通常會帶有一點灰階，而李屏賓希望把色調壓黑，讓畫面更加扎實。但如果室內的黑壓到所謂的死黑，某些瑕疵又會浮現出來。如何平衡室內和室外的夜景，讓調光師覺得是一大挑戰。

以團隊經驗而言，以往的修復片很少遇到這麼多前輩影人參與，這是一次提升溝通藝術的好時機。如何與不同面向的影人溝通，製作出眾人都感到滿意的成果，藉此拿捏平衡很重要，畢竟過去修復的片大多都是沒有影人參與的，《少年吔，安啦！》是少數有眾多前輩影人積極參與且知名度高的電影，這讓團隊的溝通能力增進不少。

# 始終有人聽

因奉／撰文·蔡正泰／攝影（牽猴子／劇照提供）

## 《少年吔，安啦！》電影音樂專輯三十年



一九九二年，臺視播出《東京愛情故事》日文原音版，我與家人一同坐在客廳觀賞，彼時我還未能體悟情愛糾葛，聽大人們斥責永尾完治優柔寡斷，似懂非懂的點頭，只記得主題曲跟電視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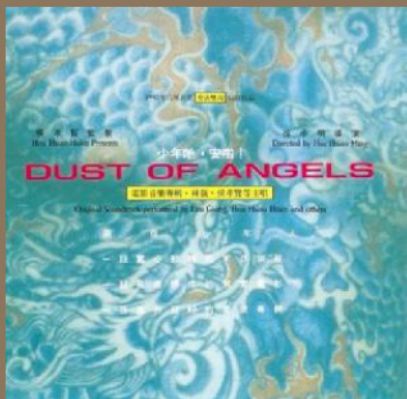
的畫面十分相襯，很多年以後才會知道這種音樂與畫面的完美咬合有多難得。

如今世界變得扁平，回頭望向三十年前的臺灣，有時彷彿竟與向前看無異。一九九二年的許多尚在試誤跟前衛的邊緣，例如爭論赤名莉香到底有沒有比現在許多劇都更保有女性的性自主，還是只是討喜可愛的男性附庸；例如巨大的黑金鋼手機僅能通訊十分鐘，卻可能改變影劇裡情侶在家苦等電話的設定；例如螢幕上的劇中人可以自在點菸，不用像航海王的香吉士被無情打碼；例如柔焦的電視廣告，屢屢帶有賽博龐克的軟調色情訊息。

夾在日劇都會和香港武俠間，解嚴後的社會能量迅速噴發，經濟成長、社運衝撞，街頭的紛擾轟鳴嘈雜，每件資訊都疊著前一件尚未消散的殘響。



1



2

沈文程在嘻笑怒罵的〈1990 台灣人〉裡唱過一句「莫怪許 (Kuo) 桑對咱大家講，出門小心不要踩到槍」許桑指的是許水德，當時任職內政部長，九〇年代初不時有槍擊要犯逃亡、擄人勒索等重大刑案頻傳，關於一連串的治安問題，許水德曾於質詢時，窘迫地說出「這幾天我們走在路上真的冇檢到槍」，反映了臺灣治安亂象與黑槍之氾濫。

〈1990 台灣人〉出自寫過陳雷的〈歡喜就好〉、以及傳唱至今的〈雪中紅〉作詞人吳嘉祥之手，其中「無殼蝸牛在街頭抗議」一句，也對應了八〇末一系列居住正義的抗爭運動。

當時臺灣像是硬生生拆裂成多個水平斷層，夜間新聞上的街頭駁火、立法院裡委員打群架、對中產家庭的我，都只是飛過映像電視的粗體字眼，是離得很遠的魔幻寫實，只能透過裂隙來窺探那些生活外的聳動。

《少年吔，安啦！》就是個柔焦過的管窺江湖夜話。在前述的背景下誕生，保有了草莽張狂的血性與困頓青春的詩意，

一〇六分鐘的超飽和鞏固、充斥大量耍帥與搞砸，有多瀟灑，就有多窩囊狼狽，語言無用，只能化為許謙和吶喊，頭破血流地直直前行，不管沿途風景。

搭配《少年吔，安啦！》電影以經典之姿被流傳下來的，還有同名音樂專輯。倪重華在氣勢如虹的滾石唱片旗下成立了真言社，擁有較為充足的資源，但保留了獨立廠牌的靈活跟突破性，和發行黑名單工作室的水晶唱片，一同為新臺語歌添抹幾筆色彩。做為電影的音樂監製，倪重華集結許多本土音樂新銳，由電影開展想像，隨興創作。與原聲帶不同，有好幾首歌並沒有在劇中露出，而部分在劇中被使用的歌曲，例如羅大佑跟林強合唱的〈大家免著驚〉（皇后大道東的臺語版）則沒有被收錄進來。

專輯成爲了另外一則伏流神話，甚至，在電影尚未修復前，少年安的音樂是延續電影傳說的關鍵，慢慢流淌在社群與口耳相傳間。

封神的部分關鍵，自然與當時已然小有名氣的林強以及剛出道的伍佰有關。



但即使抽開人事，單就詞曲音樂來看，少年安的歌曲一字排開仍然是俐落工整的傑作。

〈點煙〉裡武雄跟伍佰把土氣的口語鑲上金邊，每一口吞吐都是自問自答。〈你真正上厲害〉吉他仿機車噪音，摺下幾句狠話開場，歌詞是沉淪苦海的浪子心聲，音樂則有如迷幻漩渦，縱橫間反而意外唯美。又或是 Baboo 的〈電火柱仔〉「我只是頭殼空空，毋通掠準我控控」用相近讀音，意思卻不同的臺語疊字，生動地道的把玩文字遊戲。

再說回音樂，〈夢桃花〉開頭水晶色的鏗鏘鍵盤襯底，薩克斯風奏起，一股胭脂粉味迎面而來，如夢似幻，畫面是無論婚喪喜慶或迎神，少年少女都會結夥偷看的牛肉場。仔細看名單，薩克斯風手劉元是崔健巡演的老搭檔，底子深厚，也是當時錄製金曲的高手。編曲則交由林暉哲、李欣芸、李守信和金木義則組成的 Baboo 操刀。

「Baboo」是將芋頭、紅豆等食材加入砂糖熬煮後，再加入樹薯粉產生 Q 黏

的口感而成的冰甜品，沒有摻牛奶或奶油。汽笛聲「Baboo」一響，載著冰品的車開進街弄叫賣，是許多上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是 Baboo，不是冰淇淋！」林暉哲當時有意識地進行本土創作，以這句口號為底，想出團名。從一九八九黑名單工作室的〈台北帝國〉，再到少年安隔年 Baboo 發行專輯《新台幣》，都試圖從舊的土壤中，加入新生養分，滋養出原生獨特的產物。

何謂新生養分？當時英國「瘋曼徹斯特」方興未艾，電子樂與搖滾交雜，綻放許多妖豔奇花，〈你真正尚厲害〉的電子搖滾，反覆的節拍推送，就可以聽見這些走在時代前端的聲音，連結到英國的 EMF 和 Jesus Jones，甚至早一點的 Dream Pop（夢幻民謠）。

同一時期的英國，瑞舞、藥物文化、迷幻浩室齊放，也即將面臨一系列政府對於派對和跳舞場景的考驗，一九九四年「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案」成立，電子舞曲成了受壓迫者對抗壓迫的利器。如今眾人可能習慣以搖滾樂和金曲的

不敗姿態去記憶伍佰，但專輯中還以本名吳俊霖現身的他，不似搖滾樂疾疾的四拍子刷弦，而是在雷鬼鬆弛的反拍之上，用藍調吉他摧枯拉朽。遙遙相應著赤道國家共有的南島風情，蜿蜒繚繞，既是煙霧瀾漫我們開始 DJ 的舞池和撞球間，也是共點一根菸的兄弟腐友情。

《少年地，安啦！》專輯除了深厚的本土意象結合最前線的歐美另翼，也是一回肢體解放實驗，裡頭不同曲目有著不同 BPM 的搖擺可能，是比搖滾樂選更久遠綿長的音樂渴望，用大腦理解之前，先舞動吧。

從水晶唱片到真言社，一連串緊扣時代氛圍，告別悲情的臺語創作，被稱為新臺語歌。一九九四年，真言社推出短期節目《有聲的所在》，訪問這一批使用臺語的新興創作者。音樂人擅長用創作說話，實際面對訪談鏡頭，或刻意中二或耍帥，竟也支支吾吾，有人肯認新臺語歌的價值，也有人不屑任何標籤，伍佰說新臺語歌就是一群很無聊的人，覺得用臺語創作太過刻意；林暉哲自我



4

嘲諷說「新臺語歌就是很辛苦的臺語歌」。黑名單工作室的主事者王明輝事後回想，這一切不是他們可以控制的，地下創作能量迅速湧上，也迅速消散蒸騰，很快就被流行市場吸納淹沒。少年安同年十月，江蕙發行〈酒後的心聲〉百萬銷量，證明臺語歌的主要市場，仍然是苦命情歌佔多，真言社擁抱更流行的的大眾，水晶唱片則往更深處漫去，採集各色民間歌謠。一切回歸如常，只是多了一點可能性。

隔沒幾年，林強對於娛樂圈的打歌規矩，綜藝節目感到厭膩，發行《娛樂世界》，封面不放個人照，大大違反了當時的流行專輯規則，銷量奇慘。然而製作精良，沒有摻水與馬虎之處，他找上了英國製作人 John Fryer，與蘇格蘭 Dream Pop 名宿蠻生卡度 (Cocteau Twins) 的 Jesus Jones、Depeche Mode 這些團都合作過。〈愛情研究院〉朦朧甜美，為林強歌聲套上一層粉色濾鏡，俗而不濫。其他曲目則有激烈的工業聲響和齜牙裂嘴的吉他聲，事後回想，林強娛樂世界的走向，從《少年吔，安

啦！》就可見一絲端倪。

三年前，適逢新臺語歌三〇年代，幾間媒體此起彼落製作專題，也採訪新一代臺語歌創作者。如今伍佰封聖，臺客與浪子有了茄子蛋、美秀集團這些後繼者，除此之外，尚有一些更直接表明《少年吔，安啦！》對他們的重要性的音樂人。

只發行過一張專輯的 dub 雷鬼團盪在空中，音樂裡有伍佰也有澀谷系的 Fishmans，總是有大片的吉他灑落。他們在二〇一二年時常於現場演出改編〈點煙〉，把節奏加快，配上主唱賴 Q 無賴潑皮的唱腔，讓歌曲更顯幾分流氓氣。而在臺語創作和搖滾樂皆有一席之地的董事長樂團二〇一六年發行《董事長的少年時代》，翻唱了影響自己的臺語歌，其中包括了〈電火柱仔〉，活過那個時代的他們，致敬的理所當然。

近期一點的，則有 DJ MR.GIN 的《少年吔安啦》他直接取樣了專輯裡的同名歌曲，以嘻哈口吻重新詮釋。而近日，昆蟲白相隔十年再出專輯《瞬間》，原本是後搖滾樂團甜梅號吉他手的他，也用一首〈天使的塵埃〉向心中的啟蒙經



5



6

典示愛，Dust of Angels 亦即安非他命，也是電影的英文譯名。那些小小的聲音始終有人聽，也有人繼續唱。安啦，少年吔！



7

- 3 《董事長的少年時代》| 董事長樂團 | 2016
- 4 《瞬間》| 昆蟲白 | 2022
- 5 《娛樂世界》| 林強 | 1994
- 6 〈酒後的心聲〉| 《酒後的心聲》| 江蕙 | 1992
- 7 〈少年吔安啦〉| 《格》| DJ MR.GIN | 2019

因奉  
樂評人，曾任音樂雜誌《小白兔通訊》編輯，文字散見於線上線下各媒體。

10.27

# 世界影音遺產日

影音資料是脆弱的文化遺產，隨著資料的年代越來越久遠，它們毀壞與消失的速度會越來越快，故需要與時間賽跑加以保存與修復。影視聽中心致力於電影文化資產的典藏保存及臺灣電影的數位修復，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之每年十月二十七日「世界影音遺產日」，將向各界發布年度典藏及數位修復成果，使大眾認識影視聽中心的使命以及影音資料保存的重要性。

## 影癡典藏 經典海報拍賣

蔡康永先生慷慨捐贈給予影視聽中心的大量電影海報，海外挖掘當地原文海報，從《1001太空漫遊》到《藍色恐懼》等收藏，本次將結合實體海報拍賣以及線上販售，一同呼應資產保存的珍貴與其魅力。

10.29 (六) 18:00 戶外廣場

## 戶外放映露天電影 《泰山寶藏》

融合警匪、冒險、家庭倫理類型的混血台語片《泰山寶藏》，曾於二〇二〇年世界影音遺產日特映，好評不斷，今年首次在中心場館戶外放映，重現早期露天電影之民眾記憶，邀請觀眾一同全方位的守護記憶寶藏！

※ 座位採自由入座，數量有限，歡迎提早入座。

10.29 (六) 18:30 戶外廣場

TFAI  
TAIWAN FILM & AUDIOVISUAL INSTITUTE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保存

研究

推廣

指導單位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主辦單位 TFAI TAIWAN FILM & AUDIOVISUAL INSTITUTE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2022

# 世界影音遺產日

World Day for Audiovisual Heritage

修復

Enlisting document heritage to promote just and peaceful

## 特別放映大影格

影視聽中心二〇二二年自主修復電影《油麻菜籽》將恢復原始的台語原聲，於世界影音遺產日首次公開映演，與台語片經典《流浪三兄妹》以及一九八二年上映的科幻鉅作《銀翼殺手最終版》聯合舉辦特映會，以修復後的嶄新面貌再度與世人相見。

※免費索票自由入場，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索票請洽 02-8522-8000 #3204 毛先生

### 《流浪三兄妹》(數位修復版)

河南都督張孽天，將三兄妹一家人趕盡殺絕，不僅殺害他們的爸爸，更強佔其母親為妻。年幼的三兄妹逃至叔叔家避難，未料，叔叔雖然將三兄妹視如己出，在外藏有情夫的嬸嬸卻密謀盤算對其不利。家庭變故中，三兄妹只能再度流離失所，他們跋山涉水、一路流浪，過程中一路賣藝賺取旅費，也有形形色色的驚險奇遇。長遠路途後，三兄妹再返京城，希望與母親重逢，於此同時，他們也要向師公拜師習武，望能親手血刃張孽天，以報殺父之仇。

10 / 27 (四) 17:30

10 / 29 (六) 16:30



### 《銀翼殺手最終版》

一九八二年經典級科幻片。在科技昌明卻道德淪喪的未來二十世紀，戴卡德四處追捕逃亡且潛藏殺機的複製人，但他深受一名神秘女子的吸引，並可能因此深受其害。

### 《油麻菜籽》(數位修復版)

改編廖輝英同名小說，以油麻菜籽比喻女人落地到哪裡就長到哪裡命運。名門出生的秀琴嫁給世俊後，備受冷落還被揮霍光嫁妝。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讓女兒阿惠長大後也面臨眾多困難，隨著時代變遷，她們不再接受油麻菜籽的命運。

10 / 27 (四) 13:30

10 / 30 (日) 12:30 (★含映後座談)



10 / 27 (四) 19:40

10 / 29 (六) 19:30



# 永遠的臺灣少年 手槍，煙硝，

《少年吔，安啦！》30年修復版紀念專刊

Oct. 2022

[004]



吸菸有害身心健康

高捷走過的情義表演路  
徐小明導演重溫時代之作  
廖慶松談最好的剪輯狀態  
王振愷致敬《少年吔，安啦！》  
因奉淺談電影音樂專輯

+PLUS

國家影視聽中心修復工程  
關於電影，你可能不知道的小知識

隨刊附贈《少年吔，安啦！》設計海報

# in

影視聽生活誌